

岁月
流金为张秀山烈士
画像

□金代军

浏览镇江烈士褒扬教育网烈士事迹栏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张秀山烈士的遗像。这张唯一的烈士照片是烈士后人张必兰转赠给镇江市烈士陵园的，出自如皋民间画家沈开太之手。

张秀山，1920年出生，江苏如东人（当时如东隶属如皋），毕业于上海美专，1937年曾在如皋中学就读。1944年参加革命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47年2月23日，因叛徒出卖被捕，身中数十刀后被残忍杀害，年仅28岁。由于家庭出身和信息不畅等原因，在他牺牲蒙冤68年后，国家还历史本来面目，2015年张秀山被评定为革命烈士。在他100岁寿诞之际，他的女儿张必兰从镇江寄给如皋市文化馆一封信，请求帮她寻找55年前为其父亲画像的沈开太先生，并请他为父亲再画一张全身像。

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如皋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吴学根拿着这封手写的信，心情格外沉重，一位革命烈士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生命，对其家属的小小诉求，理应满足，于是就开始了不寻常的寻人之路。信上说沈老先生当时在白蒲工作，吴主席就与曾在白蒲中学工作过的葛老师联系，葛老师也是热心人，但因时间久远，打听得许多白蒲故人，均未如愿。但他也有意外之喜，在档案室找到了张秀山烈士等10位热血青年当年手写的爱国血书。吴主席更感到使命在身，信始终放在公文包里，一有机会就打听。

如皋市委宣传部得知此事也高度重视，要求有关部门抓紧落实。前不久丁堰镇美协、社区教育中心推荐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到市文化馆搞个人油画展，吴主席应邀到丁堰现场指导，谁曾想这位老人就是沈开太。

也许是时隔太久，也许是画的像太多，老先生已不记得此事。当看到随信寄来的照片时，老先生记忆的闸门打开了：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，当时他在白蒲工作，一天一个10多岁的小姑娘，衣衫褴褛，拿着一张发黄的、多处粉尘剥落的照片站在他面前，她说这是父亲生前唯一的照片，她5岁时父亲就离开了她，作为父亲唯一的子女，如果再不对照片处理加工，父亲的遗物将一无所存。照片中的青年戴眼镜，穿长衫，书生意气，坚毅果敢。她找了几家照相馆，都回复不好弄，失望之余，抱着试试看的心理，最后她来到了沈开太的“三阳画室”。当时沈开太20多岁，也毕业于上海美专，他很热心地承揽下来，为她父亲临画了一幅并翻拍，未收分文。画像栩栩如生，这就是镇江烈士褒扬教育网烈士事迹栏张秀山烈士的那幅照片，这张照片伴随张必兰几十年，在她人生低谷，家庭被打成富农家庭，儿子英年早逝时，她都会拿出来看看，父亲是她的精神支柱！任何困难都摧毁不了她的意志。

2015年，如东县法院在清理当年镇压反革命伪保长的案卷时，发现了当年的招供材料，尘封几十年的历史真相得以还原，张秀山被评定为革命烈士。当年张秀山为解放军筹集军粮，被敌人抓住，他宁死不屈，被残忍杀害。

其间，张必兰远嫁镇江，也曾多次托人去白蒲寻找帮她留住父亲形象的沈开太。沈开太后来辗转马塘、丁堰等地，故而在白蒲找不到。现在烈士的遗孤请求他再画一幅，他乐成其美，当场应允为烈士师兄再画一幅油画。

悠悠帷幕水，浓浓相思情。沈开太和张必兰相约疫情之后故地重游，重拾过往。

把形象定格，为烈士塑形。平凡的人做的平凡的事，经过时间的收藏，演绎出一段人间真情。

2020年5月11日 星期一

编辑：吴莹 组版：胡建新 校对：李婧

江海晚报

芬芳
一叶

草木若尘

□宋扬

陶渊明在《拟古》中这样写惊蛰后的春天：“众蛰各潜骇，草木纵横舒。翩翩新来燕，双双入我庐。”惊蛰前，蜀地虽已暖意融融，但“新冠病毒”的余毒，就像悬挂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让人挣扎不得。我们都停留在寒冷的冬，忘记春天来了。春天何尝不惧惮？它从温暖的被窝里探出头来一瞧，街道空空，公园空空，学校空空。它打一个冷战，也畏缩地躺下去了。哎，“从此雪消风软，梅花合让柳条新”的春，何时重回？

窗前，那棵老态龙钟的皂荚树，依然悬着三三两两枯干的果实。皂荚曾经是绿色的铃铛，曾经在寒冬的风里，像铃铛一样摇晃，发出风一样的碎响。此时，春风是它们的掘墓人。已经没有任何一片叶子，能为它们遮风挡雨。对皂荚而言，一丝风的袭击，一滴雨的侵扰，一声鸟的细语，都是致命打击。它卑微地缩在角落。它本就不算高大，光光的枝丫胡乱举着。如果在乡村，这样干枯的树枝，很容易被当作烧饭的柴火砍掉。它多像在这场瘟疫中瑟瑟发抖的我们！

“人生非金石，岂能长寿考？”挣扎的生命难逃时间的魔手。皂荚终是要掉落在地的，一如我脚下踩着的这一片片蓝花楹的叶子。我戴了口罩，到小区门口的超市买生活必需品。那家小超市在最惊悚的日子也没有关门，为住户提供平价蔬菜、米面。一路“咔咔”走过，我猛地抬头，头顶上是那棵蓝花楹树。我惊恐而沮丧地杵在那里。这棵树，我曾在深秋初冬的阴霾里看到过、赞颂过。那时的它，在一丛丛簇簇掉叶的银杏树中，是那样的清新可人。它脆生生的绿叶，饱含生命的血液。我曾经错误地以为，就算谢了花朵，蓝花楹绿绿的叶片是永不会枯黄的呀！但现在，这些叶子凋零在我的脚下。叶的每一声裂响，都在碾碎一个鲜活的生命！想起，电视里那一串串令人惊悚的数据。想起，那些被瘟疫带走的人。叶碎裂的声音让我窒息，让我欲哭无泪！

我的绿色草木理想国轰然土崩……

惊蛰后的一天，我戴了口罩去路口。那棵皂荚树的绿在不经意中，跳入我的眼。我的皂荚树啊，你竟被绿的颜料附着了淡淡的一层。那些嫩绿的生命又爬上了你满是褶皱的躯体。我像是得到神灵的某种暗示一样，快步走去。向前！向前！绿的线条上，挣扎着一点点微绿的生命。走到树下，扶住一根枝丫端详，才看出细小的叶片的形状。有的叶片已具体而微，有的才冒出新芽。新芽蜷缩在一起，在试探春风、阳光和空气。“人生若尘露，天道邈悠悠”，人生如尘似露，倏忽而逝，天道却永恒。我的皂荚树啊，你烟云似的绿哟，驱散了我这些天来对生命的沮丧。这一刻，我的绿色王国又重新矗立了起来！

“就是这同一的生命，在潮流里摇动着生和死的大海的摇篮”，我想起泰戈尔的诗句。原来，一切生命都不会在苦难中湮灭的啊。我仿佛看见，一树纷纷扬扬的绿在春风中燃烧了……



蔷薇花墙

杨艳霞/图、文

三径幽幽绿满丛，
深深浅浅粉和红。
薰香难隐孤芳意，
蜂蝶翩飞趁暖风。

二

煦春重唤少年情，
一袭鲜衣诗意盈。
陌上风流花气漫，
红尘历遍事无惊。

三

嫣红摇影缀青枝，
沉醉芳菲别意迟。
起驾东君何恋恋，
薰香淡淡惹人痴。

紫琅
诗会

梨园是一部戏剧选
每一个结果都起伏不定
从白衣飘飘惹春风
到临河洗濯那些小小雀斑
五月的剧作家名叫望巧云
能拿眼泪铺陈也能用思念转换

精短
小说

五月，阳光翻阅大地书卷

□童国华

麦田是一部诗歌集
适宜为乡村排列风雅颂
从青青子衿到悠悠我心
麦田诗人如少年长成
风吹麦浪，每一行诗句
都被五月押韵得香气蒸腾

桑圃是一部散文论
由春蚕吐丝的母亲精心构思
笔触细腻时芽孢挂乳
情节扩张后沧海辽远
五月故乡形散而神似，唯有
候鸟俯看到这片鲜嫩与迷离

夜班

□田耀东

路灯亮了。湛蓝的天空，一钩弯弯的月，朦胧了。
星星沉思默想，眼都不眨。
很远的地方，几声狗吠。
街道从来没有这样宽阔过。
没有行人，偶有缓缓而过的车，像星星一样沉默。

霓虹灯一改往日的痴迷和热情，忽然变得异常严肃和执拗，滚动的字幕上，缓缓流过庄重的宣告：众志成城，共克疫情，在家待着，就是最大的贡献……

没有喧腾的广场舞，没有树影下含情脉脉牵手的倩影，死神哈迪斯披着黑色的斗篷，挥舞着巨大的镰刀，不停地在天空和大地疯狂地奔驰，狰狞而忙碌地在地球收割生命。

墨黑的乌云，浮动在城市和乡村的上空。

城市没有睡。每扇窗户的灯都亮着。人们在思考，在准备，在迎战。一双双警惕的眼睛望着远方的天空。彻夜不眠。

轻轻离开刚刚睡熟的婴儿，亲一亲稚嫩的笑脸。披上白大褂的那一刻，已不再是年轻的母亲。孩子气的圆脸上刀刻般的严峻，室内是柔柔的暖，门外是凛冽的风，她向门外走去。值班时间已到，她的病人正在和死神搏斗。她必须拿起武器。

沉重的防护服，闭塞的面罩。嘴巴，下巴，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。只有穿透面罩的眼神像电眼清澈。

整个医院大楼，灯火通明。春节的欢乐气氛与这里格格不入。每一分钟都是与死神争夺生命。大家都神情严肃，步履匆匆。白天和夜晚，并没有区别，他们眼里，只有生命。

上班总是连轴转，中午和晚上，就吃盒饭。除夕的年夜饭，对

医生来说，是奢侈品。何况今年呢？

那颗星星下面，是乡下的家。母亲在灯下等着她。早就说好了，今年去乡下过。

小时候，喜欢吃妈妈在土灶上做的红烧肉。翻建房子的时候，那副土灶本来不要的。她说了一句：“妈，土灶的饭真香！”

建土灶的师傅已快八十了，早就不摸泥刀了。妈把他请来，起了五天，留下了这副古董，就为女儿这句话。

她想起小时候趴在灶口烧火的感觉，黄豆秆油亮亮的，火红红的。没打净的豆子啪地炸开来，调皮地跑到她面前。她抓起就往嘴里放，嘴唇上全是灶灰和豆香。灶神朝着她笑，她冲灶神做鬼脸。那时吃饭从来不洗手，口罩是城里人戴着嫩肤的。防疫一开始，她就连夜给母亲送去一盒口罩。母亲笑得咯咯地，“哟，像小时候给你兜尿布。”后来终于肯戴了，也就搁在下巴上，露出大半张嘴，两个鼻孔。

“真好，暖和！”她说。
她板了脸，认真替她纠正，还用两个手指在母亲鼻梁上压了压，“记住，压一下，就密实了。”

“知道，小时候给你兜尿布也压压好的。”妈自己压了一下，照镜子，像了。

现在不知认真戴了没有？这个妈啊，真难教育。

想到这，她忽然笑起来。
她想起小时从学校回来，手一冷，就伸到母亲的胸前，母亲冷得跳起来，却更紧地捂住她的手，笑嘻嘻地骂道：“就你会享福。”

真的该陪母亲过一个年的。爸走了，母亲守着老房子的那份念想，又不想麻烦子女。城里贷款买的那么小一块地方，住哪儿呢？

明年春节一定能和母亲去乡下过了。

眼睛有些模糊，不敢擦，随它了。

35床的热度退了，38床并不稳定，她去处理了一下。刚想坐下写医嘱，50床需要抢救，她又快速向50床奔去。

再回到办公室，她觉得后背和前胸全湿透了。想起不到一岁的儿子回去又要急吼吼地汗和奶一起吞了。小时候母亲从田里回来也是这样喂她的。

她拿出手机想和母亲打一个电话，已经拨号了，又放下了。

和母亲说什么呢？深更半夜的。如果母亲问，你什么时候回乡下，我怎么说呢？

昨天驰援江城的誓师大会上，她已报了名。疫情紧急，她这种一线医生，随时随地都会冲上最前线。

美丽的江城，她大学就是在那里的。解剖课上，面对活生生的尸体，她紧张得发抖。为了壮胆，她偷了一颗牙齿，用丝线穿了挂在颈上。天天和死神在一起，也就奈何不得她了。

现在死神在江城肆虐，她绝不能置之度外。

但，还是不让母亲担心为好。

她又把手机放在口袋里。

夜深了，病人入睡了，她可以静静地了。

窗外，路灯把灯竿的影子投射在水泥地上，拉出一根长长的线条，那是小时候跳过的皮筋。灵巧的双腿在皮筋里缠绕，像小鹿奔驰在碧绿的草原。小辫上的蝴蝶结像红月季，盛开在乡村的天底。

那个乡下姑娘后来穿上了白大褂，死神哈迪斯对她的恨之入骨，却又奈何她不得。

虽然在妈心里她还是个孩子，但她是白衣战士。